

明世說新語

| | | | | | | |
|-----|---|---|---|---|---|---|
| 漢書門 | | 九 | 八 | 八 | 八 | 八 |
| 類 | 號 | 函 | 架 | 冊 | 八 | 六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九 | 八 | 八 | 八 |
| 漢書 | 類 | 冊 | 架 | 函 | 冊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番號 | 漢 | 9888 |
| 冊數 | 8 | (| 6 |) |
| 函號 | 308 | 186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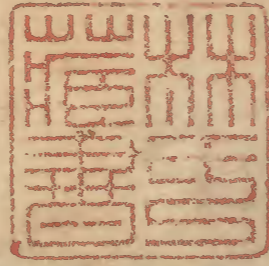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六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賢媛

洪武十年戶書滕德懋坐盜用軍糧腰斬上遣使覘
 其妻妻方績麻于邸使者告曰若夫盜糧十萬死
 矣妻曰是宜死盜國家如許糧不以外合歸贍老
 妾其及固宜
 劉寧為刑部郎有以銀納瓜中行賄者妻安氏發之
 下詔褒寧廉介素信于妻妻能佐以義厚賜之

皇明世說新語

卷之六

三

姚廣孝爲僧。其姊知其好殺。戒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靖難。姊嘆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姚少師旣貴。還欲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卽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入戶。不復再見。工部尚書吳中。貪財鉅萬。厥妻嚴正。頒諾之曰：妻呼其子宣誥。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誥文。何嘗說他清廉二字。

解縉胡廣侍燕。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已有子。廣宜妻以女。遂訂盟。後縉子禎亮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數年。禎亮蒙宥。女卒歸之。

姑蘓潘純爲御史。娶穆氏爲妾。穆祖父皆世勳。不知潘有室也。其妻黃氏亦不知娶于穆。自蘓至京。純懼館穆于他室。穆知之。執妹禮。以見黃。曰：吾初不知有汝也。吾有子婦田宅在鄉。吾當還。汝善事君。

子。明日穆氏兄弟至。將論純而歸女。穆氏以理諭之。黃氏又以女事其父兄感勸和好。後純出宰信陽。二氏同處十六年。無間言。

劉氏許嫁鹽山王某。侏儒而陋。既婚不能近。婦時逃。出與牧兒相追隨。兩家父母欲令別嫁。女泣曰。得夫若此。天也。棄而別圖。又得。一不如意者。奈何。縱其逃去。吾寧奉佛終身。不忍以一身事二夫也。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乃暮夜潛歸。其妻為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

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子。將踪跡。君為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海州節婦司小花。年十六未嫁。夫凶歸夫家。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年未五十。不合例。時徐宗實奉使兩淮。上言曰。厥婦既能哭夫于筮嫁之初。又能剪髮于葬姑之後。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

祥符民袁海。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禱于空。祈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愈。夫還語之。故夫與

母偕至飛昇臺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許捐軀代姑今當如約衆方止之忽投身萬仞之崖矣俄而母與夫上殿遙見徐拜禮殿下駭問之徐言方隕體而下忽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

趙氏歸于謝夫死時年二十有五有奪其志者氏斷髮自誓因嘆曰彼所利者財耳財不去禍終未殄乃盛奩嫁夫之幼妹聞人貧乏及橋梁當葺治者給之數年貲亦衰外議始息

羅循官憲副其妻與諸僚闈人宴集布衣荆簪介珠

翠之間或勸之加飾曰素材乃吾性也

閣老鉛山費公女明慧有文嫁宜興吳尚書之子少年多外好疎于伉儷女鬱鬱成疾臨亡爲書數百言達公末綴一詩云啗指題詩寄老親洞房辜負十年春西江豈是無門第錯認荆溪薄倖人公見之哀慟幾絕

崑山顧方伯雍里之女嫁于孫甚有才情嘗作春日詩云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何良俊謂此詩可置玉臺新詠中

孟淑卿。蕪人。訓導澄。女工詩。嘗論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貴池唐貴梅筭。年適朱姑。悍而淫。誨婦淫者以百數。弗聽。加之箠楚。炮烙。終不聽。姑乃訟。婦不孝。通判毛玉受賂。倍加婦刑。幾死。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實。婦曰。全吾名。而汙吾姑。可乎。竟自經死。

張莊懿子早卒。聘趙氏。女聞夫卒。卽至夫家。守制有司。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清曰。言婦則

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母家。若不當旌者。錢福奮臂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

成國朱公。歿于虜。子某隨征。獨返。其母讓之。曰。汝父死于國難。汝隨征。何獨生還。豈利其爵。棄而不顧耶。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封。

瑞州倖姜榮攝篆。適華林。賊攻城。姜取印付妾竇氏。亟出捍賊。不敵。逸去。賊突入城。竇先藏印池水中。乃就縛。時盛豹父子亦在難。竇語賊曰。盛家子在。何不遣其父。報令贖我。賊許之。密語盛曰。我不卽

死以印未付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卽投井死。屠漸山欲治一僕。僕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笑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

陳氏女聰慧知書。年二十。父良紹卒。親長欲乘喪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膏沐衣綺乎。

貞孝何婦華亭人。聞有夫亾而獨存者。輒唾之曰。胡不于夫絕時同死。後竟行其志。

肇慶學訓陳紀召。以遷去寄二百金於諸生程衡。赴

五載。衡與紀召皆死矣。衡家又被盜。或說衡妻潘氏。因而爲利者。潘曰。利人之有。不義。敗夫之名。不仁。寧居以待。後紀召子至。舉而還之。封識如故。

諸城孝廉李相繼室馬氏。年二十。夫卒。扃戶峻絕。不問外事。李同年侍御周公用過其家。立階下。曰。馬嫂盛德。不敢請見。又不敢廢禮。北面再拜而去。

術解

周顛仙詭譎。大祖每出。輒伏道左。以手畫地爲圈。曰。打破一桶。再做一桶。蓋一桶者。一統之謂也。

大祖每令鍬冠道人望氣言歷必應。及鄱陽大戰。友諒已中流矢死。軍中尚未覺。道六望風知之。密啓曰。友諒死矣。其下猶力戰。請爲文以祭。使人持進。哭之。則彼氣奪。吾事濟矣。如其言。漢兵大潰。

大祖初渡江。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與。士曰。願書字占之。上卽拔劍畫一字于地。士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爲王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王二公蒞制。改棋北樓爲來遠。張乘槎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事如期。王母病卒。

劉公以曆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二點相續者。泪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

冷謙傳仙術。有貧者求濟於謙。謙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後被執。併逮謙。謙謂逮者曰。安身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餅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至御前。高皇問之。輒于瓶中。應如響。上怒擊。

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山西金箔張者多幻術。高皇召試其術。乃于袖中出一鐵瓶。書五符。與水同入其中。用火四炙。瓶中初出如縷。漸勃然。皆五色雲。彌布殿廷。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在船上。採蓮唱吳歌。帝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俱不見。但金水如舊耳。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兩人共語。一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踰藉而臥。上聞而異之。卽以首足易位而寢。又一人曰。君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踰石耳。上不覺。汗浹于背。卽還宮。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上曰。汝自知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上故命一老千戶。押出斬之。後知千戶裴嬰。正非衣小兒矣。

闍頭陀能于酷暑中坐竟日。出行則小兒數十。時隨其後。令通身拭摩。以爲快。或上下俱赤體。趺坐。或浴沸湯中。遇食不問貴賤。必分客。有問道者曰。治

國必先愛民。養身莫善寡欲。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椽屋耳。嘆曰。惜乎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後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散屋廣之。貧落如故。

洪武末年。熒惑守心。程濟上書曰。兵起北方。期在明年。朝廷怒其妄。逮京詔獄。明年靖難兵果起北平。董興征廣州賊。夜半聞雞鳴。興問馬軾曰。此何祥也。

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

袁忠徹初相。仁宗無天子福。元年四月。遣使逮之。忠徹時爲太常丞。見守備內臣。跪請云。聞有旨執某。遲二十日得脫矣。公接使命。幸以他事羈之。內臣許諾已。而使者至。內臣令造檻車。少緩。數日囚忠徹。至臨清。遇遺詔免。

徐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柰何。劉曰。天上金氣甚診。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徐武功問劉宗序曰見夜來天象乎宦官之禍作矣
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恐其禍尤甚于我是日吉
祥之侄欽果反誅連及吉祥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
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虜將退
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遯去

徐有貞善天文己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亟命
妻帑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
作達子婦也遂行過臨清數驛土木敗報至

陳郊精數學謂所親曰今歲狀頭當刑已而身罹之
文皇潛時有風李秀者陽狂奇譎惟上知其人一日
奏曰明日臣生日欲邀三護衛飲上笑令諸校往
秀持楮錢置地煨之烟起衝人竅涕橫流楮燼秀
運箕揚灰被衆衣大聲曰如此時候若輩猶不起
耶衆以聞上笑而已

弘治壬戌春初京師有善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
曰魁在何處曰文星在楚魁當在湖廣將揭曉復
命占之訝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在陝西矣

是年湖廣魯鐸中會元陝西康海中狀元。

彭時及第明年頡已已之朔觀其書二至夏晝冬夜各六十一刻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因問司曆某先生荅曰曆者聖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搖其本乎未幾有土木之變。

鏞績嘗言其父客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又客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正德中迎占國師于京師諸縉紳問占曰頃從陸來乎。從水來乎。占曰吾乘龍來耳衆未信占乃出一葫蘆傾一虫于碗內大如芥子占以水噴之漸長數尺飛出檐前則二三丈矣雷雨大作衆請曰公真神人願收龍以止怖。占叱之漸小仍入葫蘆中。王士能生一百二十餘歲楊循吉扣其所以壽荅曰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孫福海有戲術常與諸少年納涼有美婦四五至孫語少年曰汝欲見其足耶。卽畫地爲一字婦至見

畫處若巨溝。卽耀而足。見諸人爲一笑。

諸武胄。餞王臣于海上。驢白金一餅。王受而擲諸海。

水珠濺坐席。武胄皆動色。王謝曰。銀在特相戲耳。

出諸袖中。

尹蓬頭居鐵鶴觀中。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悉

集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二百羊矣。幸再

相見。跨鐵鶴背。飛上殿脊。對衆高揖而去。

僧孤月擅異術。行橋上。會女婦乘肩輿至。罵僧不避

頃之。鼻夫下橋復上。往返數十度。猶不能去。旁人

曰。必汝犯月大師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爾

自行耳。言訖。鼻夫足輕如故。

登州一道人。自稱酒量莫敵。大姓某聞而延之。罄五

六石而去。登蓬萊閣。仰臥。綳開手足。從甲中射酒

如注。梁棟淋漓。抖擻下閣。飄然而逝。

崔銑善飲。嘗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與之較。每崔

一壚酒。方士一壚飯。崔已醉而飯不止。凡得五十

四壚。後偵其飯固在也。蓋障眼術。

邵道人善飲水。無問多少。悉飲之。冬月飲水。則聞道。

人齒間瀉瀉聲。頂之。肩踴面紅。汗綬綬若雨。

巧藝

陳中行精堪輿之術。太祖嘗與泛艇。周流玄武湖。詰之曰。公知水脉所在乎。中行命奮棹至一處。以繩維井欄投之。曰。此是已。太祖欲試之。翌日復與泛舟。詢向所在。中行執木槌。漫植于湖。則正入欄中。上服其精。遂建為寢殿。

朱允升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

少俟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牽驢應之。允升卽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

宋文憲能一黍上作十餘字。

袁珙精相術。文皇召至燕邸。使者與飲于酒肆。上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使者因謂珙。試看此十人。珙趨拜上前。曰。殿下何如輕行。

袁廷玉過鄞縣。前見婦人哭聲淒甚。問其故。曰。夫當戍趙州。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金世忠也。以

卜課度曰。今欲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此行當大貴。且囑曰。登舟即順境。他日無相忘。世忠至戍所。開卜肆。以奇驗聞。燕邸召至。靖難兵起。多用其謀策。累遷兵書。即金忠也。袁廷玉善相。太宗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自元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袁忠徹二婿。一爲盜死。一覆舟死。袁每談相。妻必叱。

云。相壻之目安在。袁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

藥葫蘆道人者。不知何許人。賣藥吳市。人有求則就葫蘆中傾出飲之。病無弗愈也。或傾而不出者。則曰。爾無緣。不可救也。

陳僖敏公鑑。與俞宮保士悅。赴試南京。時呂城有婦人占課甚驗。二公往占。婦驚曰。二公官皆尚書。既問姓名。曰。陳公功名。一生安穩。俞公爵祿。雖同。但

明世宗新語 卷之六 十四
末路不佳耳。後皆如其言。

李古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柳庄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古廉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怒得士聲望聳然，衆始神柳庄之術。

建昌張德厚少時有術者，推其命曰：此人八旬當爲尚書。然四旬不免夭折。後張果以四旬死，又四十年以孫昇貴，贈禮部尚書。

正統中瞽者馬珍以奇術鳴輦下。劉太醫二子倫俸

嘗詣珍坐定，聞屋後驢鳴。珍呼其妻曰：驢聲悲，今日殊有哀苦事。俄而劉僕來，訃其父喪。

吳門金鬼谷善推命。有富商談命肆中，適一負薪者曰：我四柱皆同，何彼富我貧也？鬼谷曰：汝能往南方千里外，亦與富者埒。貧者有姊在閩中，往求之，姊亦貧甚。隣有隙所，使翁暫宿。夜見鬼物入穴中，遂得黃金百鎰，有金鼓覆其上。貧者得金歸，以金鼓報之。鬼谷署其門曰：吳中名術，金鼓傳家。

陳嗣初喪母，僧南宗指一穴曰：百日內，卽貴矣。陳未

之信。僧怒曰：百日內不入朝，爲八品官者。老僧誓絕此藝。初，金侍郎入京，陳爲送行文。楊文貞一見稱賞，薦于仁廟，聘爲五經博士。果不出三月。全寅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休咎多奇中。英廟北狩，陰遣使問寅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乎？火德之王也。丁

者壬之合也。其歲壬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後一一如其言。

高棟善畫，法采南宮方畫子畫妙。一時初識棟，稱賞不置，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餼歲嘗優于祿入。

張養正善太素，賦顧憲使崇幼患病，其父命僕負詣養正，託云竄入子。養正曰：是家乃有此子乎？他日三品貴人也。崇疾未愈，父邀養正至家，養正曰：何

脈與其家子同耶。父以實告。後如其言。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脈一人曰。子三年疽發背。不救矣。集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為。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雷之適以禍人。

吳郡書名。聞海內。華亭獨貴。沈度至學士。黎至大理少卿。張天駿至尚書。張電至侍郎。時人語曰。前有二沈。後有二張。

吳江吳少保。洪憲官南都。其子尚書公山。方十二歲。

南都郎中萬某。善相人。見山甚奇之。曰。卽南都諸公卿兒。無若此者。父子竝官上卿。奚疑哉。山聞之。曰。如郎中言。萬石君顧復見哉。已而果然。

張汝弼守南安。多善政。黃翰為江西副使。有墨聲。俱華亭人。善書。世云翰與汝弼人。絕薰蕕。藝猶魯衛。儲瓘云。徐子仁。書種種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其窮厄然耳。

徐髯仙家。有杜古狂畫雷神一幅。人長尺許。七八人攢一處。狀貌皆奇古。徐每遇端午日。七月十五日。

則懸之中堂每託客曰此杜樛居輞川圖也

王逢元父子善書人遂以大令呼逢元又因其家代有文人曰王謝至今不衰

吳小仙率其徒至公侯內臣家作畫其徒或爲勢所動輒罵曰汝方寸如此豈復有畫耶

有患癥者迎王良民治之王曰人有癥也猶悍媳逆子也能伏不能絕若亟攻之譬與晉陽之甲矣

偏鬚子姓許善相術老遇異人令之相許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凡經掌握處

明日皆黑因此遂名

胡弘善相字有士人書串字弘云串者二中也必連捷矣或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前問偶爾效

之則有心矣串加心患也君當憂疾病後俱驗孝廟登極吳偉召見便殿命畫稱旨賜畫狀元印

王陽明七歲一僧熟視之曰此兒跨竈乃翁海日笑曰老夫狀元及第名位非輕恐竈未易跨也僧曰

不然跨凡竈者終是凡兒若君家兒能跨君竈所以爲佳後陽明以平宸濠功封伯曰從祀海日狀

元宗伯終不及矣。

正德庚辰一星士推帝造為老松棲鶴格。松老將壞，鶴立不久。至辛巳果升遐。

清彈琵琶稱鍾秀之。新安查八十好琵琶，謁鍾鍾曰：聞查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謁，非執弟子禮不可。查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枝，使果奇，執弟子禮未晚。鍾取琵琶一曲，查即膝行而前，稱弟子。雷數日，盡鍾之枝而歸。

程汝亮善奕，遇李時養，遂為勁敵。王鳳洲嘗戲李以

技

李廣。程以程不識，程猶未肯色受也。

莫雲卿最愛方干魯墨，嘗曰：潘谷奚超世不常，有險糜松節，絕亦多時。玄賞者睹古希，今恒情則貴遠賤邇。綠螺烏玦，懶隨龍膏，推轂峨嵋，齊盟易水。吾干方氏殆無間然。又曰：是人已入玄心三昧。

陸以寧語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畫靠官，他日身後官靠畫。

夏鼎工畫竹石，擅名天下。至朝鮮、日本諸國，皆以金購之。

莫廷韓曰方干魯造墨汪司馬爲之評謂墨以評重
固然第方氏墨行世而後知司馬之于名物辨而
奇不以文掩質雖謂評由墨重亦可矣

寵禮

吳良敗張士誠于江陰高皇召見勞之曰吳院判保
璋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
足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美之

太祖尊禮劉基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宋濂素寡飲嘗侍宴高皇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

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命侍

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宋景濂致仕上賜緡綺問曰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

洪武五年甘露降太祖召宋濂賜坐上躬執金杓煉
湯于鼎取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濂曰此和氣
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太祖問朱英曰汝誰子耶對曰臣非陛下子而誰子
屢詰之對如前上笑曰汝乃朕養子耳汝本姓非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
朱今固不令汝復姓其亦不令姓朱賜汝為沐遂
為沐英

國初宋濂王禕同在史局王渴甚謂宋曰得昨上所
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以奏上即命賜之
夏景本名祖以善書徵入翰林文皇見其名曰太陽
慶天照臨萬國日宜書在永上景頓首受命
永樂間戶書夏元吉侍母午門外觀燈上聞之遣中
官賫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為賢母歡也

楊文貞晚納婢李氏中宮有慶事命婦皆入賀太后
聞公有婢亟召入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即命妃嬪
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笑云此回楊
先生不能認矣

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所過不受餽遺惟耿清惠公餽
雞果則受少示激揚之意

楊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舉至
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德二年春太皇太后御便殿召王振欲誅之三楊
申救得免太后因詢諸大臣名及溥乃嘆曰先皇

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叩首感泣人擬蘇軾奇才之對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哲奏對辨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陝西一缺係本土不宜授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鄉耶

禮部侍郎缺上特命吏部陞李紹公卿往賀尚書王翱舉酒酬曰天選侍郎也已而權貴不平伺間譖公奏事多南音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為翱退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于上如此

宣德中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杳氣氤氳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宣宗製束髮玉冠二上用其一賜夏忠靖公曰使後世知吾君臣一體

天順改元薛瑄入內閣一日上方小帽短衣聞先生奏事為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黯

英宗在虜廷與哈銘同寢上晨起謂銘曰汝昨夜以

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子陵共臥事。上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

劉翊在經筵。久稱講官第一。憲廟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賜圖書曰嘉猷贊翊。

孝皇優禮大臣。西涯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孝宗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金緋鞞帽。皆叩頭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敏政有詩記之云。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孝廟好寫沈度字。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孫世隆。

特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遺像卷。因撫而嘆曰。沈先生出世矣。

張司馬悅任雷都鎮定簡靜。中官某雅敬之。嘗設席獨延公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

文淵閣芍藥二本。中澹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燕。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

諫足當之。賢賦詩閣院宮寮成和。以為盛事。

孫承恩由中允陞南學士。世宗嘗顧近侍曰。何久不

見稀鬢中允。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為刑書。適文徵仲應貢至京。乃

游揚于公卿間。得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為

文徵仲了。此一事不為徒行矣。

高淳韓邦憲為衢守。習童山人子。鳴名首。行部過其

家。龍丘山塢中人。不識。太守鹵簿皆擁門。矚觀尉

史游傲。旁午顧見。案上蕨菜羹。脫粟飯。太守與子

鳴共。而嗚嗚吟。至夕始去。咸莫測所諧。

張元禎短小。為日講官。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

任誕

陳桎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

方屬筆。雷忽震其几。神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雖

擊陳桎之臂。亦不改矣。

王孟端夜聞簫聲清亮。倚床而聽。遂乘興寫竹石一

幅。詰旦尋訪。乃大商也。即遺之。商人拜受。越數日。

具幣謝。并乞配幅。孟端厲聲曰。俗子何足當我筆。

也。亟索而碎之。

僧祇字斯道。通兵術。嘗至京口。賦覽古詩及詠百花洲詩。僧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

吳與弼兩召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入。人笑其迂。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微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脫衣行觴。

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成化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館。李賢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潑貴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

王越帥三邊。嘗入省朝秦王。王宴之。因請曰。大王幸寬臣而不備禮。王恠問之曰。不命女妓。非大宴也。

王謝曰不敢耳。因命教坊進妓。復請曰。為大王吠北門良苦。奈何不以耳目之羨。一酬老臣。王曰。惟命。越乃擇佳者十餘人。再拜携之而出。

康海荅寇子惇云。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雖鄉黨自好者。莫不耻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阮籍之志。在日獲酩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李夢陽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六代以還書耶。

楊用修在廬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

身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為忤。人謂此君故

自汗。王元美曰。特是壯心。不堪窄落。故磨耗之耳。

張禹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殊自珍詫。嘗

書一紙。寄楊升菴。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

村酒酣人。何須蟻綠。

李獻吉為戶部郎。上書論壽寧侯下獄。賴上恩得免。

一夕醉。遇侯。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

恚極。欲陳其事。為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

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

世說新語 卷之六 三十一
常評事明卿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參會不及
長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胡姬飲，不欲居薄耳。」
吳門朱野航攻詩館于王氏，與主人晚酌罷，適月上。
野航得語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竿幾見月當頭。」
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咏取酒更酌。
桑氏憚好爲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更非薄。
韓愈曰：「此小兒號嘍，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
無人舉天下，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

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劉源濠，岩不羈，值湯胤績廣座中，劉曰：「湯雖出將家，
學問識見，種種過人。」既曰：「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
黃巖王古直遊京師，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爲爵祿，
圖耶？盍科舉乎？」則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
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

錢端學聞湯胤績名，往候之，屢質所爲詩，湯始曰：「可
中而厭，終而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

劉溥詩有「茫茫白雲老」之句，或謂雲者聚散之物，豈

得謂老劉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
已劉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不得溥詩

王廷陳削秩歸益自放達官貴人求見者多蓬首垢
足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
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卽掩卷曰何處佳其
人卒不能答便去不復別

張靈嗜酒醉則曰日休小豎子尚稱醉士我獨不能
醉耶與唐寅善寅招靈飲直抵寢所呼曰日高春

矣睡何爲靈怒曰今日無酒雅懷不啓方入醉鄉
又爲相覺寅曰正欲邀子耳靈喜披衣與寅痛飲
祝允明嘗畱客無所出酒窘甚黠者持少錢米乞文
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
欲市之以沽酒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日
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篋何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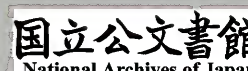
楊循吉多病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
意因起蹕掉不休人遂呼顛主事

上饒婁諒過姑蘓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

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
閩人林鳩開詩社招致海內詞客浦舍人源至其家
令誦平日所為詩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
漢水聲始許入社

王九思荅王德徵云九思者當世狂人也翰林不容
出為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
里世之自負豪傑者聞其姓名罔不怒罵執事獨
曰吾何媿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王山人叔承撰應制箋表為興化相君所物色然好
飲遊公卿間不醉不已一日相君迫應制使使四
出蹤跡叔承不得至則醉踉蹌前吟嚶不辨相君
乃使所善風之曰生幸減縱遊使我不虞緩急一
官胡難叔承搖首曰相君駭欲以富貴縻國士相
君乃謝曰負上恩不能遽歸從山人遊請俟異日
王叔承自謂于文喜孟軻莊周屈平左丘明兩司馬
于詩喜曹植左思郭璞阮籍陶潛謝靈運謝眺鮑
照李白杜甫王維于酒喜劉伶稽康于遊喜梁鴻
梅福壺丘宗炳于俠喜季札魯仲連于隱喜東方



明王君公郭泰徐穉黃憲管寧嚴遵孫登于禪喜
龐居士蘊于仙喜呂真人崑其所自操行結撰亦
不必盡似也

肅皇幸楚胡中丞孝思作詩紀事有穆王八駿空飛
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怨家訐奏指爲咒詛廷
杖繫獄乃取獄中柱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爲詩
紀之衆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何尚伊吾孝思
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咏不輟
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

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

胡宗憲自負嫪毒之具按楚時醉坐肩輿中以手摩
弄之東西溺鼻夫及從官肩咸掩目笑胡自若也
盧柝遊大學歸訪申考功儀卿入門大哭不休已而
長嘆曰大學士人之藪卒無有與于斯文悠悠宇
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李于鱗少厭薄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指于
鱗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王元美預權相席出桑落酒飲之且曰張謂詩云不

醉卽中桑落酒唐已有之乎王應曰杜詩有之水
經註亦有之其人色變曰吾不知也
孫宜仲自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
不應棄去衣冠日與樵父釣童狎人不識也與至
則歌所自爲詩雲停石裂衆始恠爲異人
相嵩義孫錦衣鵠過杭督撫胡宗憲張宴于別院大
合伎樂暮薦其麗姝宿鵠不可胡曰公難我乎請
爲子先亦擁其姝與鵠對宿質明而後返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瓊州諸詠甫發歌吳國倫輒軒

寢軒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軒亦止

袁中郎遊鑑湖語陶石簣曰爾狂不如李真飲酒不
如李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袁曰李真識謫
仙人爾識袁中郎

有數賈登虎丘且飲且詠張靈因更衣爲丐者乞食
且願得一賡和賈笑曰丐者得無誑乎與之筆揮
毫不已凡得百絕賈始駭抵舟命童子易維蘿陰
下令跡絕賈使入察之不見也皆以爲神仙

常熟劉以則嘗過陽山花家花本巨族劉見其門繫

耕牛數十頭。嘆曰：此賣牛牙行家耶！不交禮竟去。
顧德輝生平不受一蔬之饋。晚歲歸田，訪友誓不飲
食。畱之輟起，或主自啜茶，公對之清談而已。

薛方山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于伏羲氏之一畫乎。
屠隆自言才卑而氣高，言誕而行潔，席門窮巷，炊玉
然桂，驅車回轅，懷刺滅字，絕三臺之跡，却五侯之
鯖，寄東方之傲，守子雲之玄，寧爲顏駟，毋爲虎圈。
寧爲崔駟，毋爲狗監，鳳閣雖榮，不獻翠華，雞香可
羨，不奏明河，雲霄無路，不進鬱輪，泉石可盥，不抱

荆璞，以此誨妬，亦以此得名。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六終

